

第一国际史

〔德〕耶 克 著

33.111
326
C.2

第一国际史

〔德〕耶 克 著

张 文 焕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Г. ИЕКК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НИГА», 1918

本书根据苏俄“书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转译。
原著以德文出版。原作者是 Gustav Jaeckh。
原著名称是 Die Internationale, 德国莱比锡
图书有限公司1904年出版。

第一国际史

〔德〕耶 克 著
张 文 焕 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15,000 字
1964 年 4 月第 1 版 1974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19,001—204,000

书号 11002·374 定价 0.76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古斯塔夫·耶克(1866—1907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曾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

耶克的《第一国际史》德文原著出版于1904年,在有关第一国际历史的著作中是出版较早的一种。作者是把第一国际的宣言、公告和决议等文件加以整理和研究的第一个人。他在写这本书时还利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保存的有关档案材料。

列宁曾两次提到耶克的这本书,称它为“**论述国际史的基本著作**”(《〈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的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并把它列为研究马克思生平事业的参考书(见《卡尔·马克思》一文的参考书目)。由于本书材料比较丰富,因此受到国际史研究者的重视。

第一国际成立的目的是“**用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马克思1871年11月23日致弗·波尔特的信)。第一国际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不断战胜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派别的历史。

耶克的这一著作对第一国际的历史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同国际的一些机会主义派别进行斗争的情况。特别是反对巴枯宁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斗争,作者主要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等著作编写的。

本书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缺点。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创立和领导第一国际中的伟大作用在书中没有得到充分反

映。对国际在马克思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激烈斗争确定下来的方针、策略和指导思想，对国际中路线斗争的实质，耶克往往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进行概括和总结，他对事件过程和枝节问题的详细叙述往往掩盖了对争论问题实质和斗争焦点的剖析。

其次，书中对拉萨尔主义的反动本质，对拉萨尔的叛卖活动，对拉萨尔的门徒阻挠国际在德国的发展以及他们投靠俾斯麦出卖工人运动的罪行，也没有给予应有的揭露和批判。尤其错误的是，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对合作社问题的论述竟被说成是“拉萨尔鼓动宣传的回声”（见本书第38页）。

本书最后一部分讲到了第二国际初期的历史，但其中根本没有提到恩格斯当时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作者在论述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的政策和路线时，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予以正确阐明。

本书是根据1918年俄译本转译的，个别地方曾根据德文原著进行校订。中译本于1964年出版过，这次重印时，对译文作了个别修订。我们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给研究人员提供资料。

1973年11月

目 次

前 言	1
第一章 第一国际的建立	5
圣馬丁堂——日内瓦代表大会(一八六四——一八六六年)	
第一国际在圣馬丁堂成立	9
第一国际和工联	14
成立宣言和章程	16
最初的成就	17
倫敦代表會議	23
組織上的成就	28
成立宣言	34
日内瓦代表大会	39
第二章 斗争和胜利的年代	56
从日内瓦代表大会到巴塞尔代表大会(一八六六——一八六九年)	
第一国际和德意志战争	57
一些偶然情况	59
英国争取改革选举法的运动	61
劳动的最初几次战斗	66
洛桑代表大会	67
馬克思的《資本論》	78
合作社思想在英国	78
总委员会和芬尼亚社	83
波拿巴主义的审判案	84
第一国际和罢工	85
日内瓦建筑工人大罢工	88
比利时的屠杀	89
比利时政府徒劳的威胁	91

第一国际在德国和奥地利	93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94
第一国际的最初几个议会党团	103
劳动的艰苦搏战的一年	112
在英国的危机	114
巴塞尔代表大会	115
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的影响	120
第三章 极盛时期	123
从巴塞尔代表大会到巴黎公社的复灭(一八六九——一八七一年)	
第一国际发展的最高点	126
代表大会的延期	127
普法战争和工人阶级	128
汝拉组织和巴枯宁	134
巴黎公社	149
第四章 旧国际的解体和新国际的建立	182
从巴黎公社复灭到第二次日内瓦代表大会(一八七一——一八七三年)	
巴黎公社复灭以后	185
工联和巴黎公社	189
伦敦代表会议	198
瑞士德语区的社会民主党	206
汝拉联合会	208
同盟在西班牙	213
同盟在意大利	221
第一国际在丹麦	225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229
海牙代表大会	242
总委员会迁往纽约	250
分裂	258
巴枯宁的秘密组织	262
第一国际在英国的终结	264
新的国际	271

前 言

这本书主要是为紀念国际成立四十周年而写的。当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运动有了半个世紀的历史，直接领导这个运动的一代已經与世长辞，新一代正在成长起来，为继承先輩的遺志而繼續进行斗争的时候，为了运动的发展和成功，需要使正在成长的青年弄清楚自己同精神先輩和先驅們的斗争和胜利的內在联系，使他們知道，他們的立足点是什么，他們在什么基础上进行斗争。所以，工人階級举行一些紀念日，不仅仅是为了履行仪式，不仅仅是为了对某个历史事件表示自己的敬仰；工人階級举行紀念日，是为了根据世界历史的經驗来考察自己的过去，同时根据与自己最近而且最有远見的一代偉大人物所預先指出的一切道路来檢驗自己运动的方向。

至于談到第一国际的历史著作，那末对它的需要感到特別迫切。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同国际的联系比任何一国的工人运动都要薄弱。这种說法听来好像是奇談怪論，然而却是正确的。这是历史事实，虽然从另一方面讲，任何一个党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都沒有像德国工人党那样准确地遵循着国际的創建者为整个运动指出的道路前进。正是旧国际和德国发展之間的这种和諧才防止了二者之間的背离，而在几乎其他一切国家內，工人运动都同国际背道而馳。在任何地方，国际工人运动的民族分化过程都沒有像在德国那样平靜。这也說明了关于国际的历史文献在德国特別貧乏的原因。在法国、比利时、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同国际的背离都是在

非常激烈的論战中發生的，在这种論战文献中充分表露出了国际的内部历史。因此，法国、英国，总而言之，所有外国党都掌握有关于国际的丰富文献。可是在德国，关于国际的文献却极为貧乏，如果不算梅林的卓越著作和个别文章中談到党史的部分，那末出于党员手笔的文献是非常少的。

不过，所有这些外国文献在目前仅仅具有历史資料价值。它主要使研究国际史的专家们感到兴趣，对于战斗的无产阶级只具有次要的意义。我写这本簡史的目的，就是要复活那些被遺忘了的事件，对它们的創造力量和破坏力量提出评价，并闡明那些使国际在为时不长的几年內达到了繁盛强大頂峰的事实，以及使国际突然解体的那些势力。

因此，这本著作首先是为了滿足德国讀者的要求而写的，它是撰写国际专史的第一个尝试。但是，作者希望它也能引起外国讀者的注意。卡尔·馬克思的偉大信念已經被证实了：他始終寄予最大希望的德国无产阶级，在七十年代初虽然还太軟弱，太分散，不能举起从国际的領袖手中脫落的馬克思主义旗帜，但是，德国无产阶级在自己半个世紀的斗争中所走过的，正是卡尔·馬克思指出的国际所应当走的道路。德国成了現代工人运动的典型国家，新国际的精神中心。目前，这个新国际，除了少数例外情况，都是站在《共产党宣言》、《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日内瓦代表大会決議的旗帜之下。所以，德国工人运动現在可以把国际的历史看作是自己政治意向的另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表現。同时，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不仅可以用德国成就的規模（因为，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虽然在开始的时候表現得前途多望，但后来終究落到了当时受到輕視的德国无产阶级的后面）来測量自己落后的程度，而且可以認識自己落后的历史原因。这种原因也就是造成同国际发生历史性的背离的原因，而这种背离不仅是在理論上同国际的具有世界历

史意义的意向的背离，而且是向非科学的蒲魯东主义，向狹隘的單純工联主义，而有时甚至是向无政府主义及其破坏性傾向的倒退。

作者是根据弗兰茨·梅林同志的建議并在他的积极帮助下出版这本簡史的，同时还得到我們党的老战士和热心的档案管理员尤利烏斯·莫特列尔的宝贵帮助，他把总委员会多年的委員海爾曼·荣克遺留下的文件交給作者支配。不过，在一本篇幅不大但起碼要闡述国际史中最重要事件的簡史中，不可能利用荣克遺產中的全部珍貴材料。經常所能做到的只是利用从这些材料得出的新观点，而材料本身則多半是作为整理和考核事实的佐证，而不是作为肯定的事实和文件来运用的。作者准备以后在这本簡史的补充和修訂版中公布上述材料，包括这些材料中那些看来只涉及一些詳情細節和个别人的文件。因为国际是在事件繁多和厄运交織的时代进行活动的，任何詳情細節都是有意义的。

这本著作的篇幅在編写过程中突然增大。作者本来只打算写一本第一国际史綱，但后来这个史綱的个别部分几乎扩大成长篇专题历史論文。在作者走上无人走过的道路，研究从未被利用过的資料（例如叙述国际在英国的历史）的时候，这种情况特別明显。在这些章节里，作者为了驗證自己的結論，曾引用了大量資料。尽管如此，作者意識到，当代人的文件中有許多丰富珍貴的史料仍未为作者所掌握。如果有人对拙著提出建議和指正，作者将不胜感激。作者本人比誰都清楚，第一国际历史的空白点是多么大，如果作者能够做到为編著第一国际史奠定第一块基石，将感到非常滿意。

作 者

第一章

第一国际的建立

圣馬丁堂——日内瓦代表大会

(一八六四——一八六六年)

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在倫敦的圣馬丁堂宣告成立。

第一国际是个什么組織？它是怎样产生的并追求什么目的？它以后的情况怎样了呢？仅仅它的突然产生本身，就被資產階級看作某种神秘的事情，仅仅它的初次露面，就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观所不能理解的某种巨大而无限的东西的性质。于是便出现了惊慌失措情緒和恐惧心理，这种惊慌失措情緒在国际产生时曾籠罩了整个資產階級世界，这种恐惧心理直到現在当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談到国际时还常有表露。第一国际是什么？它是欧洲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历史形式。它在誕生的时候就具有与无产階級的規模相适应的巨大規模，而在为时不长的六七年内，它就发展到自己的軀体不得不分裂的程度，它的每一个成員都发展成一个巨大的組織。今天的世界工人运动就是由旧国际分化为許多全国性国际而发展起来的。

其实，国际甚至对于社会主义历史学家來說，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历史之謎。欧洲工人运动开始的时候，无产階級斗争的必要經濟条件已經具备，但是政治前提几乎在整个欧洲大陆上都没有形成；因为一八四八年革命被血腥鎮压后的十五年時間，使整个西

歐的資本主義得到了迅速發展。甚至在德國和奧地利這樣一些最落後和中世紀殘余保留得最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破冰船也不顧警察國家的智者們的強烈割據主義意向，一個接一個地排除冰障，為工業自由和來往自由開辟道路。不管怎樣，每一個旁觀者都會覺得，只要解放這些經濟力量，就能在短期內不僅為資產階級革命，而且也為無產階級革命創造條件，並由於無產階級的毅然覺醒而使德國在十五年沉睡時期所失去的東西得到補償。法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景看起來更加美好。在法國，作為資產階級的最后工具的愷撒主義已經死亡，無產階級等待着為六月的日子復仇的時刻的迅速來臨。在歷時十五年的、僅僅由於遙遠的克里木戰爭而中止了的歐洲沉眠時期之後，意大利首先活動起來了，歐洲革命也蘇醒了——整個文明世界都由於擺脫了反革命的浩劫而似乎鬆了一口氣。甚至在最反動的德國，資產階級也明白了，波河兩岸的鬥爭並不是為它的政治未來而進行的，因此便把國民議會（這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永遠落後的自衛軍）這個機器開動起來了。馬克思、恩格斯當時僑居英國，遠離可悲的德國現實。由於近十五年來資本主義的巨大發展，他們把資產階級革命（它以意大利戰爭而在歐洲開始，以一八七一年法蘭克福和約而結束）看作是另一次歐洲革命即社會的、國際的革命的先驅。所以他們利用一切機會來組織這次國際革命。

從一八五九年到一八七一年，在歐洲大陸上發生的事件誠然是一種變革，但是這種變革與其說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第一階段，不如說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最后一幕；在這十二年之中，整個西歐的資產階級革命都先後結束了。革命的結果鞏固了資產階級在西歐的統治達整整數十年之久。不過，資產階級本身也改變了，它已經不像馬克思和恩格斯二十五年前在大陸上所看到的那一代資產階級了。資產階級早已喪失了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時所

表現出的那种革命毅力，它既不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本身的力量上，也不寄托在它根本不了解的、对它說来是盲目的社会发展上，而是寄托在某种历史的偶然性上，寄托在国家要人的个人影响上，寄托在統治者——英雄們的身上，或者寄托在对外战争上面。欧洲資產階級革命的最后阶段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完成的。就像为大陆上的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开辟了道路的是耶拿会战和奧斯特利茨会战一样，完成这次革命的是馬振塔会战和索尔費里諾会战，凱尼格列茨会战和色当战役^①，而不是街垒和流血的巷战。哪里的資產階級同旧統治者的武力訂立了同盟，那里对旧国家形式的消灭都是靠战争来完成的，而在法兰克福和約^②簽訂之后，在柏林和巴黎，在維也納和羅馬，不管是战胜者还是被战胜者都在庆賀資產階級的胜利。

一八五九年开始的欧洲革命固然导致了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階級革命，但是却沒有使它获得胜利。法兰西資產階級共和国用消灭公社这一事实向反动的小資產階級的法国和小农的法国以及整个欧洲的資產階級证明，它仍然具有生命力，仍然有权利进行統治。它证明了資產階級自己可以用武力镇压无产階級而不需要任何波拿巴。五月的兽行可以說使梯也尔、茹尔·法夫尔、甘必大的要求

① 耶拿会战——一八〇六——〇七年英俄普瑞联合反法战争中，普魯士军队与拿破侖第一的军队会战于耶拿，結果普軍遭到失敗；奧斯特利茨会战——一八〇五年俄奧法战争中，俄奧联军与法軍会战于奧斯特利茨，結果拿破侖第一的军队粉碎了俄奧联军；馬振塔会战——一八五九年奧意法战争中，法国撒丁联军在拿破侖第三指揮下，同奧軍会战于馬振塔，結果奧軍潰敗；索尔費里諾会战——一八五九年奧意法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意联军战胜了奧軍；凱尼格列茨会战——一八六六年普奧战争开始后，普魯士军队与奧地利军队会战于凱尼格列茨要塞附近的薩多瓦，普軍大敗奧軍，結果俾斯麥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色当战役——一八七〇——七一年普法战争中，法軍被德軍圍困于色当，拿破侖第三率部投降。——譯者

② 法兰克福和約——一八七〇——七一年普法战争结束后，法德两国于一八七一年五月十日在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簽訂了和約，根据条約，法国把阿尔薩斯和洛林割让給德国，并給德国五十亿法郎的賠款。——譯者

合法化了。可是胜利了的德国资产阶级却不得不在自己的新德意志帝国内忍受某种波拿巴主义。纵然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夸大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最近一次欧洲变革的无产阶级性质，那末现在看来他們終究是正确的。誠然，这次革命实质上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它曾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后卫，只是在它也想跨入政权的堡垒的时候才被排除了。随着旧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終結，随着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产生，也标示出了一条历史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的应当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下一阶段，即在民族范围内进行政治斗争的阶段。国际之所以不能作为一个坚实的組織者的整体存在下去，与其說是由于内部的糾紛和分裂，不如說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統一运动結晶为民族国家的形式的结果。領土的归屬一直是以某种語言的通行范围为标志的，現在則以民族国家来区分了。原来是日耳曼民族和罗曼民族的无权的无产阶级所在的地方，如今已形成了具有一定政治权利的德国的、瑞士的、法国的、意大利的和西班牙的无产阶级。經濟斗争让位于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是在各个民族范围内进行的斗争。在这种条件下，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最高指揮部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是无论如何不能发出統一的战术指令的。

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国际的产生部分是由于倫敦世界博覽会的举行，部分是由于波兰起义被镇压的结果，这是不足凭信的。不錯，这两个事件都是建立国际的偶然因素。但是不管是前者或后者，都不能成为这个偉大組織产生的原因。建立国际的想法由来已久。这种想法还在正义同盟以及在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就已經产生，而国际的第一个檄文并不是成立宣言，而是《共产党宣言》。早在一八四七年就已經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純粹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情况和后来一八六四年的情况

完全一样。在两个場合，当宣布国际的口号的时候，革命都已临近；在两个場合，都是外部情况要求馬克思和恩格斯为事业效力；在两个場合，他們都預先給运动指出了精神方向，他們不顾重重障碍，把运动掌握在純粹无产阶级的范围内；在两个場合，我們的精神先驅和先进战士在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整个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估計上都有过錯誤。但是，这种錯誤对运动的成功或失敗都沒有起重大的影响。它的成功取决于上述規律，而这些規律的傾向曾被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正确地指出了，虽然他們在估計这些規律的意义时有过錯誤^①。

第一国际在圣馬丁堂成立

一八六二年在倫敦举行的世界博覽会是资产阶级世界的一次国际会見，它可以說是资产阶级的“国际”。这次博覽会完全偶然地促进了工人之間的接近。德国资产阶级就像它所崇拜的波拿巴一样，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即派一个工人代表团到英国的首都去。两个工人代表团滿載着完全新的印象回到了祖国；他們看到了

① 关于这个問題列宁是这样看的：“是的，馬克思恩格斯在估計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一八四八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国‘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誓为共和国而死’，——恩格斯回忆他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期間参加爭取帝国宪法的战役的情緒时这样写道），有很多錯誤，而且常常犯錯誤。他們一八七一年也犯了錯誤，他們当时一心一意想‘把法国南部发动起来，他們（貝克尔写的是‘我們’，这是指他自己和他的亲密友人而言，見一八七一年七月第二十一日的第十四封信）为此而牺牲了人所能牺牲的一切，冒了一个人所能冒的一切危險……’。在同一封信里写道：‘如果我們在三四兩月間可以多筹集一些錢，我們也許就能把整个法国南部发动起来，把巴黎公社挽救过来’（第二十九頁）。但是一直在努力提高并且已經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們超出日常細小的任务範圍的两个偉大的革命思想家所犯的这种錯誤，同大叫大嚷，信口開河，妄說革命是无謂忙碌，革命斗争徒劳无益，反革命的‘立宪’幻梦妙不可言的那些官場自由派的拙劣的智識比較起来，要高尚千倍，偉大千倍，在历史上宝貴千倍，正确千倍……”（見《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三六二頁）。——譯者

英国工联的情况，了解了工联的政治和经济意义。这样一来，德国工人运动就像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本身一样，同伦敦世界博览会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英国人只是在来自巴黎的推动力的影响下才产生了成立国际工人协会的思想。只是由于法国人和英国人就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影响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这个问题热烈交换意见的结果，工人阶级借助特殊的国际组织来干预历史的想法才有了确定的形式。

英国的报纸对于国际建立时的各次群众大会和委员会各次会议的情况作了极其有益和非常详细的报道。从一八六一年起，英国工人阶级的主要机关报是《蜂房报》；该报的编者是波特，他自称是“工人协会”的主席，并喜欢乔装成工联的领袖，实际上当时英国特别是伦敦的工联的最有威信的领袖埃普里加尔特、阿兰、豪威尔、奥哲尔等，根本不承认他是真正的工联成员。但是，他巧用心计来办自己的小报；在一个时期内，他的小报被看作是最好的工人报纸。因此，在国际建立后不久，受委托起草章程的总委员会决定把《蜂房报》选作公布自己文件的正式机关报。《蜂房报》上有时还刊登卡尔·马克思的文章，但是这只继续到一八七〇年该报由于同总委员会发生分歧^①而被取消国际机关报的资格时为止。《蜂房报》不是社会主义的报纸，而是激进民主派的机关报。它在一篇关于圣马丁堂大会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可笑的建议——召开产业代表大会，以便把劳动的权利同“资本家的合法权利”调和起来。但是，不管怎样，它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活动作了全面而详细的报道。除了《蜂房报》以外，国际的机关报还有另外一个周刊《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这个刊物于一八六五年秋季由国际和靠近国际的人接办；起初的名称是《工人辩护士报》，在扩大后更名为《公共福

^① 见一八七〇年《先驱者》第七十二页。